

# 论李林甫专权期间的御史活动及文学生态

## ——唐代御史与文学研究之三

霍志军

(天水师范学院, 甘肃 天水 741000)

**摘要:**李林甫严酷迫害谏官、御史,既使宪司重地遭到毁灭性打击,又诱发了被政治异化的阴森恐怖的文化空气。这对盛唐文学生态影响甚大:多位作家被杀,使盛唐文学少了一批创作的主力军;专权政治使正直之士皆容身保位、无复直言,呈现出集体怔忡症。盛唐前期的明媚诗风几乎音沉响绝,痛苦、无奈的悲苦之音应运而生;众多文人流落不偶,士人对盛世的期待变为对黑暗现实的批判,诗歌正视现实的趋势迅速扩大,逐渐成为天宝诗坛的主导风格。黑暗腐败的朝政,激起文人内心的愤懑,他们将一切生活中的失意、悲愤倾注到诗歌创作中,倒成全了一代文学。李林甫专权不仅仅是政治活动,足以构成一次文学史事件。

**关键词:**唐代;谏官;御史;文学生态

中图分类号: I 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7192(2011)04-0061-06

## The Censors' Activities and the Literary Atmosphere during the Reign of Li Lingpu

——The part three of the study of censors and literature in Tang Dynasty

HUO Zhi-jun

(Tianshui Normal Institute, Tianshui 741000,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reign of Li Lingpu a lot of admonishing officials and censors were persecuted, which led to a devastation of the highest supervising body and a ghastly terrible atmosphere in the politically alienated literature. The consequence impacting the literature of the glorious Tang Dynasty is that a main force of literary creators was gone as numbers of writers were slaughtered, and everyone was so terrified that the righteous stayed quite for self-protection without saying anything frankly. The bright and enchant poetry of the early Tang Dynasty disappeared, while poems with the sounds of helpless and sorrow prevailed. Being down and out, scholars would turn to criticizing the dark reality instead of expecting the imperial glory, and a trend of realism in poetry took the dominant position in the poetic circle during the period of Tianbao. The men of letters were so resentful and discontent-

收稿日期: 2010-12-05

基金项目: 2007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陇右地方文献与中国文学地图的重绘”(07CZW019)的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 霍志军(1969-),男,甘肃天水人,文学博士,天水师范学院副教授,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后,研究方向为唐代文学、中国监察制度与文学。

ed with the corrupted imperial government that they poured all the depression and frustration they were subjected to in the life into the poetry writing, thus resulting in a generation of literature.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reign of Li Lingpu is not only a political activity, but an event in the history of literature.

**Key words:** *Tang dynasty; admonishing official; censors; literary atmosphere*

李林甫当政期间,宪司重地遭到毁灭性打击,多名御史、谏官被杀、政治生态日益恶化。从文学的角度观之,这又是一种不可忽视的文学生态环境,社会危机日甚一日,诗人们仕途坎坷,但诗歌创作却迎来了一个高潮,无论数量、质量,均远超过开元前期。诗坛创作的繁荣和政治、文化环境的恶化;诗人创作的丰收和仕途的“歉收”形成巨大反差。这一期间的文学生态,对唐代文学史程的影响特具认识意义。

#### —

李林甫迫害御史的目的既在于巩固其专权的成果,又在于强化以其为核心的腐朽势力。李林甫于开元二十二年为相,天宝十二年卒,执掌朝政近二十年。在此期间,除哥舒翰、杨国忠、王维等极少数官员以外,御史、谏官几乎全部被杀、被贬,御史台成为其专权的重灾区。天宝六载后,御史台几乎全被李林甫的爪牙占据。经李林甫的清洗,御史台的监察职能丧失殆尽,变为李林甫打击异己的鹰犬和帮凶。李林甫对台谏官员的清洗主要是在人事和舆论两个方面展开的。

#### 1. 在人事上,李林甫对御史、谏官残酷迫害

宪司机关成为其专权的重灾区。依打击对象的不同,他采取的手段亦不同,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1. 刚直不阿、不屈服其淫威的御史、谏官,李林甫必欲除之而后快。为了巩固自己在朝中的地位,李林甫前后兴起大狱,大肆诛杀御史台官员。开元二十四年,李林甫为相不久,监察御史周子谅首先死于李林甫的屠刀下。“监察御史周子谅上书忤旨,暴之殿庭,朝堂决杖死之。”(《旧唐书·玄宗下》)<sup>[1]208</sup> 李邕,在武则天时期已为左拾遗,“词高行直,堪为谏诤之官。御史中丞宋璟奏侍臣张昌宗兄弟有不顺之言,请付法推断,则

天初不应,邕在阶下曰:‘臣观宋璟之言,事关社稷,望陛下可齐奏’”当时,李邕“名位尚卑,若不称旨,祸将不测。”但李邕仍大义凛然:“不愿不狂,其名不彰若不如此,后代何以称也?”(《旧唐书·文苑传中》)<sup>[1]5040</sup> 从中可见李邕的正直性格。李邕“刚毅忠烈,临难不苟免……嫉恶如仇,不容于众,邪佞为之侧目”,且“早擅才名,尤长碑颂”,是当时著名文学家、书法家,在朝野有广泛影响,对李林甫专权构成严重威胁。所以李林甫欲必杀之而后已,以达到专权的目的。天宝初,李林甫借故贬李邕为北海太守,天宝六载,李林甫指使手下鹰犬“监察御史罗希奭驰往就郡决杀之”<sup>[1]5043</sup>。

天宝五载,李林甫又诛杀御史大夫韦坚。此次大狱的经过,《旧唐书·杨慎矜传》有详细记载:韦坚颇有吏能,其姐是惠宣太子妃,妹又为皇太子妃,韦坚本人也是玄宗朝元老楚国公姜皎的女婿。李林甫“以坚姜氏婿,甚狎之”<sup>[1]3226</sup>。看到韦坚“中外荣盛”,李林甫“惧其诡计求进,承恩日深,坚又与李适之善,益怒之,恐入为相,乃与腹心构成其罪……(天宝)五载正月望夜,坚与河西节度使,鸿胪卿皇甫惟明夜游,同过景龙观道士房,为林甫所发,以坚戚里,不合与节将狎昵,是构谋规立太子。玄宗惑其言,遽贬坚为缙云太守,惟明为播川太守。寻发使杀惟明于黔中……又构坚与李适之善,贬适之为宜春太守。七月,坚又长流岭南临封郡,坚弟将作少匠兰、棣县令冰、兵部员外郎芝、坚男河南府户曹谅并远贬。至十月,使监察御史罗希奭诛而杀之,诸弟及男谅并死”<sup>[1]3224</sup>。李林甫又“奏李适之与坚狎,及裴宽、韩朝宗并曲附适之……赐坚自尽,裴、韩皆坐之斥逐。”此案株连甚广,韦坚、卢幼临、裴敦复、李邕、李适之、皇甫惟明、韦兰、韦冰、韦芝、韦谅等多名官员死于这次冤案,以致“州县且闻希奭到,无不惶骇”。

2,一些声望颇高的台谏官员,在李林甫当政期间,屡遭排挤、打击。裴宽,历中书舍人、御史中丞,天宝初,为御史大夫。“初,林甫尝梦一白暂多须长丈夫逼己,接之不能去。既寤,言曰:‘此形状类裴宽,宽谋代我故也。’时宽为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故因李适之党斥逐之。”(《旧唐书·李林甫传》)<sup>[1]3241</sup>仅因一梦,李林甫就唆使手下诬告裴宽。一位御史大夫竟因此被贬,差一点丧了命。王忠嗣,开元二十八年,摄御史大夫,兼充河东节度。天宝四载,加摄御史大夫。“李林甫阴令济阳别驾魏林忠告嗣,玄宗大怒,因征入朝,令三司推讯之,几陷极刑。”(《旧唐书·王忠嗣传》)<sup>[1]3200</sup>天宝五载,因韦坚一案,“殿中侍御史郑钦说贬夜郎尉,监察御史豆卢友贬富水尉,监察御史杨惠贬巴东尉,连累者数十人”<sup>[1]3225</sup>。经过几次打击,御史台官员几乎全部被杀、被贬,李林甫乘机让其爪牙占据御史台。

李林甫的魔掌还伸向其他一些文人,张九龄为人刚直不阿,为玄宗时期贤相。“李林甫自无学书,以九龄行文为上所知,心颇忌之。”(《旧唐书·张九龄传》)<sup>[1]3099</sup>在李林甫处心积虑的陷害下,张九龄被罢相、贬为荆州长史。严挺之,“素负气,薄其(林甫)为人,三年,非公事竟不造其门,以此弥为林甫所嫉,……九龄罢相,挺之出为洺州刺史。”(《旧唐书·严挺之传》)<sup>[1]3105</sup>李林甫专权后,“久典枢衡,天下威权,并归于己,台司机务,希烈不敢参议,但唯诺而已。”(《旧唐书·李林甫传》)<sup>[1]3238</sup>位及宰相的的陈希烈尚且避之犹恐不及,一般人噤若寒蝉,人人自危的恐惧心理也就不难想见了。

3,大肆培养鹰犬,又不断清洗在李林甫看来有二心的同党,使其专权更具彻底性。在打击异己的同时,李林甫又重用酷吏,御史台成为其专权的工具。酷吏罗希奭,靠裙带关系而任监察御史,忠实充当李林甫的打手,韦坚、卢幼临、裴敦复、李邕、李适之、周子谅等多起血案都由其造成。“宇文融、韦坚、杨慎矜、王鉷,皆开元之幸人也,或以括户取媚、或以漕运承恩、或以聚货得权、或以剥下获宠,负势自用,人没敢违”<sup>[1]3233</sup>。融、坚、矜、鉷四人,皆是李林甫信任的酷吏,为所

欲为,专权用事、打击报复,“同构大狱,以倾东宫。”王鉷,赖李林甫而飞黄腾达,数年之间,由侍御史而迁御史中丞,成为李林甫的忠实走狗。“开元中,……王鉷进计,奋身自为户口色役使,征剥财货,每岁进钱百亿,宝货称是。云非正额租庸,便入百宝大盈库,以供人主宴私赏赐之用。玄宗日益眷之,数年间亦为御史大夫、京兆尹,带二十余使。”(《旧唐书·食货志》)<sup>[1]2086</sup>这些酷吏,使天宝年间吏治异常混乱,极大地破坏了朝廷的威信,加重了人民的负担。

李林甫在培养鹰犬的同时,又不断清洗自己的党羽,即便是为他在陷害政敌中建有汗马功劳者,在言行上稍一不慎,就遭贬斥。如杨慎矜,初为李林甫爪牙,天宝五载升任户部侍郎、御史中丞。但不到一年就被罢逐,因为“林甫见慎矜受主恩,心忌之”。“天宝六载,诏杨慎矜、慎余、慎名并赐自尽,史敬忠决重杖一百,鲜鱼賁、范滔并决重杖,配流远郡。”受株连者达数十人。这是李林甫专政所采取的重要权术,其目的与打击正直御史一样,是为了巩固相权,长期控制朝政。

2. 在舆论上,李林甫屡兴“文字狱”,操纵科举考试,排斥文士,巩固其专权地位

李林甫兴“文字狱”手段之恶劣,压制文士数量之多、范围之广,在有唐一代是空前的。

王踞,因于李邕“书疏尺题来往,有‘迁谪流落’之句,林甫……阴议除之。五载正月,琚果为林甫构成其罪,贬琚江华郡员外司马,削阶封。至任未几,林甫使罗希奭重按之。希奭排马牒至,琚惧,仰药,竟不能死,及希奭至,遂自缢而卒。死非其罪,人用怜之”(《旧唐书·王踞传》)<sup>[1]3251</sup>。

李适之,以强干称,历秦州都督、御史大夫。受李林甫打击被贬为宜春太守,天宝六载,“御史罗希奭奉使杀韦坚、卢幼临、裴敦复、李邕等于贬所……希奭过宜春郡,适之闻其来,仰药而死”<sup>[1]</sup>。(《旧唐书·李适之传》)<sup>[1]</sup>《本事诗》云:“适之疏直坦夷,为相,时誉甚美。为李林甫所构,及罢免,朝客虽知无罪,谒问甚稀。适之意愤,日饮醇酣恣,且为《罢相诗》:‘避嫌初罢相,乐圣且衔杯。为问门前客,今朝几个来?……林甫

愈怒,终遂不免”<sup>[2]3102</sup>。可知李适之也是因“文字狱”而遭惨祸。

在兴“文字狱”的同时,李林甫还操纵御史台,千方百计排斥文士。天宝六载的科举考试就是李林甫打击文人的一个典型例子。《资治通鉴》卷二一五载:

正月,上欲广求天下之士,命通一艺以上皆诣京师。李林甫恐草野之士对策斥言奸恶,建言:“举人多卑残愚聩,恐有俚言污浊圣听!乃令郡县长官精加试炼,灼然超绝者具名送省,委尚书覆试,御史中丞监之,取名实相副者闻奏。”既而至者试以诗、赋、论、遂无一人及第者,林甫乃上表贺野无遗贤<sup>[3]2652</sup>。

一场无果而终的科考,完全是李林甫一手操纵。杜甫和诗人元结就是此次没有结果考试的牺牲品。在此黑暗政局中,李林甫的党徒乘机胡作非为,时“李林甫专国政,以铨事委晋卿及宋遥。天宝二年,判入等者凡六十四人,以张奭为第一。奭,御史中丞张倚之子,倚新得幸于帝,晋卿欲附之。奭本无学,故议者嚣然不平”(《新唐书·苗晋卿传》)<sup>[4]4642</sup>。史载,苗晋卿“性谦柔,……前后典选五年,政既宽弛,胥吏多因缘为奸,贿赂大行”<sup>[1]3349</sup>。在李林甫的授意下,如此昏庸之人竟长期主持吏部铨选,又怎能不怂恿贪官污吏狼狈为奸、贿赂大行呢?这种污浊的政局,与张说、张九龄执政时大批文学之士得到提拔、重用不可同日而语,以致不少下层寒士在李林甫专权期间仕途蹭蹬、潦倒淹蹇。

人事上的打压和舆论上的控制,双管齐下,李林甫的确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即通过从人事上残害与打压政敌到舆论上倡兴文字狱,成功地实施了专权统治,保证了高压政治的运行。就文学生态而言,却产生了严重的负面效应,其突出表现就是开元时期宽松的文学环境丧失殆尽,创作主体的心灵变异,取而代之的是天宝诗坛的悲愤之音。

## 二

李林甫对御史的打击、迫害,不仅仅是政治

活动,对盛唐文学的历史进程也有深远影响,足以构成一次文学史事件。

1. 多位诗人被杀,使盛唐文学少了一批创作的主力军

盛唐文人的凋伤始于李林甫杀害御史,李邕的被杀,犹如一道界碑,将盛唐文学生态截然化为两段,此后,盛唐文学空气急转直下,文化专制日盛一日。

一个时代文学创作的繁荣,最直观的表现该时代文学作品质量、数量的胜出。这必然要求一个时代能涌现出一定数量的大家、名家,然后才能异彩纷呈。而天宝诗坛众多诗人被杀,势必使文学队伍元气大伤,史官一句“天下冤之,痛可言邪!”既是对文人被杀的悲愤,亦可视为因文坛阴霾密布而生的感慨。

“刚毅忠烈、临难不苟免”的谏臣李邕,面对李林甫的迫害,大义凛然、奋起反抗,作《六公咏》以抒其志,表现出激烈、愤怒的呐喊。董号《广川书跋》曰:“李北海《六公咏》,读杜子美《八哀诗》则知矣”<sup>[5]</sup>。可见是体会出其中之怨,故后人评为“豪气激发,如见断鳌足礼四极,时至今读之,令人想望风采。有味而深叹,可以赏余音而不息也。”可惜李邕的这组诗今已不传。听到李邕被杀,天下士子“无不冤之”,李白激愤地写道:“君不见李北海,英风豪气今何在?君不见裴尚书,土坟三尺蒿棘居。”(《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sup>[6]910</sup>直到杜甫晚年所写的《八哀诗》中,还对李邕被害深为悲痛:“朗咏《六公篇》,忧来豁蒙蔽”<sup>[7]1372</sup>。可见诛杀李邕在盛唐诗人心中留下的阴影之深。

2. 专权政治使正直之士皆容身保卫、无复直言,呈现出集体怔忡症

盛唐前期的明媚诗风几乎音沉响绝,痛苦、无奈的悲苦之音应运而生。李林甫不但闭塞人主视听,自专大权,而且公然威胁御史、谏官,“明召诸谏官谓曰:‘今明主在上,群臣将顺之不暇,乌用多言!诸君不见立杖马乎?食三品料,一鸣辄驰去,悔之何及!’补阙杜进尝上书言事,明日,黜为下邳令。自是谏诤路绝矣”(《资治通鉴》卷二一四)<sup>[3]2635</sup>。气焰嚣张,无以复加。“上即位以

来,所用之相,姚崇尚通,宋璟尚法,张嘉贞尚吏,张说尚文、李元珣、杜霍尚俭,韩休、张九龄尚直,各其所长也。九龄既得罪,自是朝廷之士,皆容身保卫,无复直言”(《资治通鉴》卷二一四)<sup>[3]2635</sup>。随政治环境的污浊,身处政治漩涡中的文人,不由自主地表现出全身远祸心态,表现在诗歌创作中,盛唐前期的明媚之作几乎音沉响绝,不少诗中充满了一种忧郁、不安、惊恐的心理。流露这一新的诗风取向的当数张九龄。张九龄受李林甫排挤、打击之时,曾赋《咏燕诗》,寄寓退隐之意:

海燕和微妙,乘春亦暂来。岂知泥滓溅,只见玉堂开。

绣户时双入,华轩日几回。无心与物竞,鹰隼莫相猜<sup>[8]591</sup>。

《诗比兴笺》云:“史迁有言‘诗三百篇,大抵仁圣贤人发愤之所为作也。’至曲江以姚、宋之相业,兼燕、许之文章,诗人遭遇,于斯为盛。所谓不平之鸣,有托之作,宜若无有焉”<sup>[9]</sup>。被贬荆州之后,张九龄慨世嗟生、忧谗畏讥、惴惴不安,经常流露出痛苦而又无奈的悲苦之音:

芳意何能早,孤荣亦自危。更怜花蒂弱,不受岁寒移。

朝雪那相妒,阴风已屡吹。馨香虽尚尔,飘荡复谁知。(《庭梅咏》)<sup>[8]592</sup>

《载酒园诗话》云:“余观此诗,字字危栗,起结皆自占地步,正是寄托之辞,亦犹《咏燕》,特稍深耳。”<sup>[10]</sup>这两首诗和《感遇》等,哀怨凄婉、厥旨渊放,表现出正直文人在李林甫淫威下痛苦而又无奈的心情,在当时知识阶层中是有代表性的。

3. 众多文人流落不偶,士人对盛世的期待变为对黑暗现实的批判,诗歌正视现实的趋势迅速扩大,逐渐成为天宝诗坛的主导风格

不少下层寒士在李林甫专权期间仕途蹭蹬、潦倒淹蹇,当穷愁潦倒之际,诗人日渐摆脱了对盛世的幻想,重新把眼光移向苦难的人间,诗歌正视现实的趋势迅速扩大,逐渐成为天宝诗坛的主导风格。杜甫困顿长安十年之久,其“翻手为云覆手雨,纷纷轻薄何须数。君不见管鲍贫时交,此道今人弃如土”(《贫交行》)<sup>[7]133</sup>。是对世态炎凉的感慨。“盛朝岂知贱士丑,一物自荷皇天

慈。此身饮罢无归处,独立苍茫自咏诗”(《乐游园歌》)<sup>[7]101</sup>。更是其漂泊生涯中深沉难言的苦闷和愤慨。虽然此期杜甫创作的高潮还未到来,但《兵车行》、《丽人行》等作品的出现,已经标志着诗人创作取向的重大转变,政局的黑暗,已使诗人由对盛世的期待变为对黑暗现实的批判。《明皇杂录》云:“天宝末,刘希夷、王冷然、王昌龄、祖咏、张若虚、张子容、孟浩然、常建、李白、刘昶虚、崔曙、杜甫,虽有文章盛名,皆流落不偶”<sup>[11]171</sup>。他们均写下了充盈着自己真情实感的关注现实作品,使盛唐诗歌正视现实的趋势迅速扩大,成为天宝诗坛的主导风格。

### 三

李林甫专权期间,社会危机日甚一日,诗人们仕途坎坷,但诗歌创作却迎来了一个高潮,无论数量、质量,均远远超过开元前期。如张九龄、孟浩然在其生命的最后岁月创作了一大批优秀诗歌,王维山水诗主要成熟于天宝年间。李白的一些重要作品如《古风》其八“咸阳二三月”、其十五“燕昭延郭隗”、其二十四“大车扬飞尘”、其三十九“登高望四海”,以及《月下独酌》四首,《行路难》三首,《梁甫吟》、《远别离》、《将进酒》、《梦游天姥吟留别》、《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等名篇,均作于此期。虽然此时杜甫的创作高峰还未到来,但亦有《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丽人行》、《曲江三章》等佳作。天宝诗坛可谓佳作频出、异彩纷呈。而这段时间恰是李林甫大杀御史、谏官,唐王朝日趋腐败、文人没有出路的酿乱时期。诗坛创作的繁荣和政治、文化环境的恶化;诗人创作的丰收和其仕途的“歉收”形成巨大反差。

文人飞黄腾达时,所作无非是歌功颂德的应制文字。而当穷愁潦倒之际,便有着深广的忧愤和宣泄的渴望,行之歌咏,往往能一浇心中块垒,形成佳篇巨制。何况李林甫专权时期,大多下层文人并不知道上层政治斗争的内幕,他们将一切生活中的失意、悲愤倾注到诗歌创作中,成就了盛唐诗坛。盛唐之所以是一个诗国高潮,正与盛唐士人以特有的心胸观察社,一切(下转第88页)

电气工程专业更具有科学化、系统化、合理化和规范化,既要具有优化其内容的教学手段与方

法,还需要加快教师队伍建设等多个环节,才能促进学科建设培育与人才培养的全面提高。

#### 参 考 文 献

- [1]孙元章,李裕能. 走进电世界:电气工程与自动化(专业)概论[M]. 北京:中国电力出版社,2009.
- [2]中国电气工程高等教育100周年纪念委员会. 百年回眸:中国电气工程高等教育100周年[M]. 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
- [3]王兆安. 面向新世纪,深入搞好电气工程与自动化专业的教学改革[C]//第四届全国高校电气信息类专业面向21世纪教学改革研讨会论文集. 西安:西安交通大学,2000.
- [4]陆地,陈民新,夏耀和,等. 我校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建设与发展的探讨[C]//第五届全国高等学校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教学改革研讨会论文集,西安:2008(4):450-456.
- [5]陆地,原思聪,张波,等. 实践教学质量体系的探索与工程创新人才的培养[C]//第六届全国高等学校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教学改革研讨会论文集,哈尔滨:2009(8):573-577.

(上接第65页)知解力都被追求和不平的强烈情感活动淹没有关。

从此角度考察盛唐诗歌之盛,其背景是复杂的,一方面,李林甫严酷迫害御史、谏官,造成异常恐怖的文学生态,大批文人失去仕进机会、穷

愁潦倒,这是文人的不幸。但另一方面,却是文人的幸运,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自工”,黑暗腐败的朝政,激起文人内心的愤懑,形之于诗,倒成全了一代文学。

#### 参 考 文 献

- [1](后晋)刘煦. 旧唐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5.
- [2](唐)郑处诲. 明皇杂录[M]. 济南:泰山出版社,1999.
- [3](宋)司马光. 资治通鉴[M]. 北京:中华书局,2007.
- [4](宋)欧阳修,等. 新唐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5.
- [5]广川书跋[M]卷七.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6](清)王琦. 李太白全集[M]. 北京:中华书局,1977.
- [7](清)仇兆鳌. 杜诗详注[M]. 北京:中华书局,1999.
- [8](清)彭定求. 全唐诗[M]. 北京:中华书局,1982.
- [9](清)陈沆. 诗比兴笺[M]. 北京:中华书局,1960.
- [10](清)贺裳. 载酒园诗话[M]. 北京:北京出版社,2002.
- [11](明)胡应麟. 诗薮[A]//外编卷三《唐上》.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